



語文競賽的用意在保護語言和提升語言能力，語言的存活是透過頻繁的會話。戰後實施的語文競賽持續至今，產生相當輝煌的成果。語文競賽與會話能力的相關性，關於此問題要看看是什麼樣的語文，若用在華語，語文競賽不是用來增強會話能力，是用來增強表達能力，因為參賽者的會話都不會有問題，參賽要考驗的是表達能力，但由於是上台演出，很難避免變成才藝表演。若語文競賽是用在本地語文，那情況就不一樣了，因這些競賽者的本地語文是他們的第二語言，會話能力不強，故語文競賽就變成純粹的才藝表演，我們看過白人唱台語歌、黑人唱台語歌，他們各個字正腔圓，但他們都沒有會話能力，正如同亞洲人唱義大利歌劇，也一樣是字正腔圓，但也不會講義大利語。

競賽模式要改變：才藝表演轉為會話對答

競賽勝負掌握在評判的手裡，指導老師對

學生訓練志在獲勝，學生的勝負心很強。如果要一反過去的才藝表演，轉為會話對答的競賽模式，那麼必須是由上而下的改革，才能扭轉風氣，因此評判的培訓便成為當務之急。評判培訓的重點當然是全國競賽的評判，繼續推廣至縣市賽的評判，再往外推動到校內賽的評判，因此評判培訓的對象是三種類型的評判都在內。但也必須以會話為評分重心的政策才能夠徹底貫徹，也才能確保評判的心態可以改變。

客語對話能力競賽

教育部如此地努力之外，無獨有偶，客委會也走向相同的路，112年辦理「客語對話能力競賽」，也是用讀者劇場的競賽方式來推動客語。命題內容一樣著重於競賽員個人生活經驗，針對不同年級設定不同的情境內容，如國小中年級組的主題是餐飲、購物、消費等，具體的內容是：商店、購物、日常用品、校園生

語文競賽 與會話能力

言語コンテストと会話能力

Language Competition and Conversation Competency

文 | 林修澈 (本刊總編輯、本期執行主編)

圖 | 教育部、黃麒然 (銘傳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助理教授)



插畫設計 illustration · 陳立君



活、飲料、點心等；而高中組的主題是休閒、娛樂為主題，具體的主題是：電影、電視、廣播、KTV、運動、競技或舞台劇、演唱會、參觀博物館等。

語文競賽的性質不同：華語vs本土語言

華語的生命力無庸置疑，因為有制度性的學習與生活上的確實需求，因此語文競賽對於華語，只能說是精益求精，然而本土語文不然。本土語文的生命力，用世代的角度來看，其衰退為斷崖式的。上一代人是雙語人，他們可以用來支撐語言繁榮的假象；下一代人，會聽不會說，他們可以用來支持語言傳承的假象；到了第三代，他們轉換為華語的單語人，此時就是本土語文的衰退或滅亡，上述兩項的競賽就是要阻止這個悲劇的發生。

可以看出會話能力的競賽項目

如果我們想要用語文競賽的方式來提倡本土語文，尤其是本土語文的會話能力，就不能依據過去的項目來進行，有些地方必須有所調整。現在教育部全國語文競賽辦理的情境式演說、讀者劇場競賽項目，就是針對語言會話能力很弱的語種進行調整。

情境式演說的競賽方式

情境式演說的競賽方式，是參賽者臨場取得一幅四格漫畫圖稿，在30分鐘的準備後上台演說，然後接受評判委員的問題進行會話答覆，演說與問答的比例是50%：50%。對語言的掌握如果達不到可以靈活對話的程度，這種語言很難傳承，因為它不可能交給其下一代。



流沙啓動111年度全國語文競賽。(教育部提供)

站在語言存活的立場，可以會話為目的，競賽則為手段。

讀者劇場的競賽方式

讀者劇場為情境式演說競賽方法的團體表現，競賽人數更多，表演的比重更低，會話能力的要求更高。因為語言的流傳要靠團體的力量，必須要有一定數量的人使用某一個特定的語言作為溝通意見的工具，在生活中頻繁且廣泛的使用，這樣的語言才會有生命力。

追求語言的自然風格

語文競賽，跟一般的競賽沒有不同，都不約而同地，由儉入奢，由樸素走向雕琢。所以，咬字發音、表演手勢、衣服穿著等等，都成為注目與加分的要點，至於做為主角的語言，反而逐漸降低其重要性。如果要做到恢復語文競賽的基本精神，必須反璞歸真。從外觀來看，必須極力忽視前述發音、手勢、衣著的比重，讓大家的注意力集中到語言本身。目前遇到的很大的困擾，就是如何處理外來語（新詞）的問題。接納別的語言的詞彙進入自身的語言裡面，是非常自然的現象，無一例外。大家的一般常識認為日本語接納了很多外來語，就是日本語裡面用片假名表記的那些詞彙，有

人憂心忡忡也有人表示肯定，有一個笑話，老師在教室裡面痛心疾首地反對片假名外來語，學生搗蛋的說：「如果要反對外來語，連漢字都是外來語要一起反對」，這笑話帶來的省思是，如果抽離了漢字詞彙還剩下多少日本語，如何用來表達現代社會的各種事物。由於日本語是漢字、片假名、平假名一起使用，因此由外型上很容易判斷詞彙的來源。用羅馬字表記的語言就無法由字的外型上來判斷。極力追求語言純粹性的法語，如果除掉語言內部的拉丁語詞彙，剩下的高盧法國語，其處境大概與日本語相同。至於現在世界上最流通的英語，語言本身的外來語佔95%以上。本土語言如果要追求自己的純粹性，諸如膽固醇、蜂窩性組織炎、航空母艦、外星人、二氧化碳、三明治等等，無一不是用華語發音。政大九階課本出現了「老師」、「學校」這些詞彙，剛剛推出來的時候議論聲音很大，因為他們是日本語進來的的外來語。

至於「你好」、「謝謝」這些詞彙的反應更為強烈，因為它們是新創詞彙，大家搜腸刮肚，要在自己的生活習慣中找出意義相應的語



112年客語對話能力競賽，閉幕典禮。(黃麒然提供)

詞，也有人大聲疾呼這是在破壞原住民族語言，這個爭論20年來都是飯後茶餘的話題。我們要追求的不是語言的純粹性，而是語言的適應性。語文競賽應該允許學生加入一些用華語發音的詞彙，因為這樣的作法最自然，如果排斥了這些詞彙，台語講出來就會不成句，學生將視講台語為畏途。

評判的角色

參賽者難以回答評判問題的現象，有部分為評判委員應該負責的，部分評判提出的問題偏向知識性質（例如：你如何防治登革熱？），有些評判提出超過競賽員生活經驗之問題（例如：蘿蔔除了做蘿蔔糕，還可以做什麼料理？），也有部分評判委員未明確掌握評判角色，以指導老師的角度對競賽員提出發音不準、文法不對等問題。

上一代人是雙語人，他們可以用來支撐語言繁榮的假象；下一代人，會聽不會說，他們可以用來支持語言傳承的假象；到了第三代，他們轉換為華語的單語人，此時就是本土語文的衰退或滅亡，上述兩項的競賽就是阻止這個悲劇的發生。





111年全國語文競賽，原住民族委員會教育文化處楊正斌處長致詞。
(教育部提供)

指導老師的焦慮

這種側重問答的競賽項目，一反過去語言競賽流於才藝表演的窠臼，讓所有的指導老師束手無策，他們不斷要求事先公告題目，或者提供評判提問的範本，教育部於111年起辦理全國語文競賽情境式演說評判培訓課程，112年持續辦理，培訓學員在幾小時的課程之後，迫切地講出心中的恐慌，誠懇要求應改提供示



對一個語言而言，發音清楚、用詞深刻、句法正確本來都是基本要求，無庸置疑。但是，用在此時此刻的本土語言的實際情況來看，前述的要求過於奢望，因為這些語言的語言活力以及語言本身的健康狀態，都不甚理想。

範圖稿題目，並提供標準評判提問範例，雖授課講師一再強調，過去競賽走向表演形式的做法，違反以會話為重心的競賽精神，仍反覆解說殷盼不改，足以說明才藝表演的心態根深蒂固，以會話為宗旨的精神難以掌握。

優勝者的養成：家庭教育vs學校教育

以最近兩三年來的試辦或正式競賽的情況來看，表現良好的參賽者，甚至可以說報名的參賽者，他們的語言能力應該都不是來自學校教育，而是有其家庭環境，換句話說，就是本土語言家庭的小孩才有可能成為參賽者，根據語言的強弱，台語、客語、原語，這個現象愈來愈明顯。

八點檔連續劇是維繫台語的重要力量

台語情況有八點檔連續劇的支持，很多客家人或原住民都是在耳濡目染的情況下自然學會，客語也有客家電視台製作節目作為客語的學習環境，原語由於語言複雜，除去族語新聞之外，大部分都是華語節目，因此原住民族電視台的發展，對於族語的發揚恐怕是力不從心。

客語連續劇「寒夜」，讓客家人非常振奮，出生於寒夜故事背景大湖的彭欽清教授尤其充滿期待，他看完寒夜之後很失望地說，講的不是大湖的客家話，是南部腔。製作單位很無奈地表示因為找不到講大湖客家話的配音人員，只能找到講南部客家話的人才。

涉及原語的影視作品，有霧社事件為例。曾經有過一部電視劇，萬仁的「風中緋櫻」，及一部電影，魏德聖「賽德克·巴萊」。這兩部作品當初的構想都是要用民族語言發音，但困難程度過高，萬仁最後放棄，魏德聖堅持到底，但這些演員幾乎都是其他原住民族，就是賽德克本族的

演員，也不太會講賽德克語，最後找來語言指導到現場教學，讓演員們背熟自己的幾句台詞。語言指導郭明正老師，教得很痛苦。

語言的生存還是要有它的語言環境

語言的生存還是要有它的語言環境。現在本土語言狀況是，脫離語言環境而由學校教育來培養，每週一節課，反觀我們的英語教育，每週三節或五節課，養成的是讀與寫的英語能力，而不是聽與說的英語能力。由此推斷，英語絕不可能靠我們這些人去傳承，我們只是透過英語去擷取知識的人。英語是強勢的語言，學校教育每週安排三到五節課，課外不在此限。本土語言是弱勢的語言，每週卻只有安排一節課，課外的語言環境良窳不一。兩相對照，大概可以預知學校教育中本土語言的教學結局。

語文競賽的正軌：應該立基於學校的教育上

語文競賽的正軌，應該立基於學校的教育上，我們應該將語文競賽和學校教育結合在一起，才能用以檢驗學校的本土語言教學效果。如果要排除家庭的影響，儘可能地來檢驗學校教育的結果，台語、客語都不適合，但原語卻



111年全國語文競賽，競賽員練習走位。(教育部提供)

可以，因為，原語家庭很少，目前孩童的語言能力以來自學校教育為大宗。從109年情境式演說特優得獎者參賽員的表現來看，競賽時演說的階段，競賽員大多可由一些已知單字詞或句子拼湊而成，但演說長度也往往無法達到競賽規定時間2-4分鐘，且到了評判問答階段都無力招架，甚至完全無法應答。還有好幾位參賽者之演說內容與所抽到的圖稿題目完全不相關，這明顯可以看得出，這些演說內容為參賽員賽前所背誦下來的。

語言的活力不同，出題的方式要不同

對一個語言而言，發音清楚、用詞深刻、句法正確本來都是基本要求，無庸置疑。但是，用在此時此刻的本土語言的實際情況來看，前述的要求過於奢望，因為這些語言的語言活力以及語言本身的健康狀態，都不甚理想，有一句流通的笑話「台語是掛號中，客語是在急診室，原住民族語言已經進入加護病房」，非常入骨三分地反應這些本土語言的現況。

如果我們體認到，目前的參賽者都是家庭教育培養出來的，而無關乎學校教育，就可以用來驗證，三個語言的參賽者，台語表現最好，客語已經窮於應付，原語已無力招架。在我們的評判培訓課程中，有很多擔任指導老師的學員，希望競賽的內容能夠與族語課本配合，這個反映出加護病房語言的困窘。如果競賽的目的不是在培養少數優秀的明星，而是希望人人都具有參賽的能力，那麼，應該將現在的思維重點，由「考題要反映學生的生活」更聚焦在「考題要配合課本反映學生的學習狀況」。